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忠魂入夢

充濟道署，在兗郡城西，本明季都閩府舊址。觀察某公蒞任後，愛署西隙地，可植花草，濬池灌泉，輦石堆山，築小亭如蓋。供吟嘯，觴詠摩娑，收藏鼎彝為樂。余幕游滋陽時，公子某司馬治樽招飲，偕登假山，顧西牆外有方土一坯，長可二丈餘，高可五尺餘，寬廣平整，疑為台。若就勢堆作嶙峋，繞以廊舍，則園勢能曲，石逕亦紆。心擬之而未言也。飲醉，篝燈回，朦朧就枕。

夢一紅袍紗帽貴人，面白多髭，長眉高穎，徘徊中庭。旋一禿髮童子，投刺入，口稱曹公奉拜。余方審刺上名氏，而貴人已入，昂昂抗手高坐，瞠目視余良久，曰：「子日間所見土阜，亦知其下為吾首邱乎？魂魄所棲，非可作遊覽所。當日倉卒捐軀，既無碑誌，又無祠宇；老成凋謝，史冊不書，殊寂寞耳。子既作《》，何不紀其崖略，俾後之宦游者，知此中有人，不致

削，豈非筆墨緣歟？」余心雖應諾，且欲諮詢，而口噤不能言一字。貴人旋起，余唯拜送。貴人曰：「翌日，將遣人以名字相告，可以略見一斑。」言已，且行且吟，曰：寒泉百尺吐長虹，多少風雲在甕中。遺蛻縱教黃土壓，精靈已逐鼎湖龍。回首燕台策馬行，征途順訪綠楊營。慘聞帝抱虞淵痛，國破家亡敢再生。愛妾隨身字■娘，一般殉節共流芳。行人莫當胭脂井，玉虎偷窺水尚香。千古崇隆土一台，金鸞飛出總堪哀。年年風雨清明節，若個梨花麥飯來。忠義光能燭九淵，閒攜桃葉岱雲邊。何須短碣題名字，杜甫南樓一散仙。

吟已，回首顧余，揮手若止步狀。余正惶惑，若足底誤踏蒼莓，一滑傾撲而醒，枕上默憶所吟，一字不爽。聽窗外風聲颼然，若吟韻猶在耳邊也。謹志於懷，殊不可測。

次夕，適道署幕府某君來，試以土阜問。某愀然曰：「其下有井，為明忠臣崑山曹公廷楨死難處也。甲申年，公正行取入都，道出此邦，訪友是署。忽偵隸報煤山之變，公撫膺大哭，曰：『吾不忍事二主！』故縱身投井死。土人義之，遂閉塞井闌，上加黃土，因近官衙，不敢作殯宮墓道，然亦不忍再酌寒泉，遂築如平阜。至道光某甲子，官此者某公，其妾素驕，亦河東怒獅也。夏日怯暖，見此阜橫綠蔭下，四面涼習習，乃簪花傅粉，著短羅衫，坐土阜上納涼；且雙翹纖足，吸水煙，諸婢環侍，笑語喧嘩。忽大叫倒地，若中癲，面青紫，目瞪視，口流沫，作崑山語音罵曰：『何物淫娃，敢於無禮！此雖爽塏，然其下為吾窀穸。爾一婦人，坐吾屋頂上，褻孰甚焉。而且豔妝吸煙，是何體態！爾稿砧亦讀書人，何絕無家教，想怯爾閩威耶？我實不能怨妖牝也！』言已，手自批頰，粉黛浸淫，花容揉碎矣。諸婢狂呼，僕媼咸至，不能救止。驚請某公來，聽如夫人所語，知有干犯，急再拜認過，乞寬宥。旋聞冷笑曰：『我家亦有婦人，設箕踞於妝宅鴟尾上，汝心安乎？』曰：『是誠婢子之無禮，容痛飭之。但君既殯此，乞示姓名。』大聲曰：『吾明季曹廷楨也。』再問，而如君已蘇，扶之上房，藥餌始愈。然由此竟喪膽，淫威稍殺，不似從前之肆恣矣。今觀察某公，旋以曹公問郡邑父老，咸云實有其人，與其事。至究何官屬，同死者何人，死何月日，崑山有無耳孫，則不能得端的。觀察函詢昆宰，亦無還云，而府乘亦無紀載。」某君言至此，遽見燭跋，辭去，晨即前赴省垣。

余驀憶昨宵所夢忠臣曹公者，其即紅袍紗帽，負手長吟者乎？玩其詩句，抑尚有朝雲同死而充人不知者乎？急呼墨搦管，敬謹錄示同人。咸云附會，不深信。噫！此何事也，而敢以附會出之歟？夕照樹蔭之下，心有所思，靈即入我夢寐，曹公亦何其神歟！余命犯客星，萍蹤靡定，倘到昆邑，當親訪曹氏云，或知其詳也。姑記於此，庶不負忠魂垂誨之隆。